

进了监狱,他才发现这世上真的有人比他还厉害

5

纪实文学

“换老婆睡觉”的法官

应该说,阮军属于那种“胎里坏”。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,他就曾带了几个“哥们”在路上拦截女同学,定要跟人家亲个嘴儿,才肯放人家过去。他甚至剪破姐姐裤头的裆部,要看看正在睡觉的姐姐的“那个地方”。他还经常和几个哥们逃学溜到老师家的鸡窝里去“拣鸡蛋”。再稍大一些,他做的坏事也随着年龄升了级。他随身总带着一根跳绳,据说是用来“锻炼身体”的。实际上,那是他的作案工具。他曾对同组的犯人炫耀说,他那根“软兵器”用途大极了,而他使用起来也是非常娴熟。他经常偷了人家鸡、鸭、鹅、猫、狗、羊等,用绳子拴住颈子吊在树上,观察这些动物的反应。其动因,是因为他听说人上吊的时候,只要颈子一被勒住,手就举不起来。他说,又不可能找个人来试验,只好用动物来试试看了。

勉强勉强他混到高中二年级,“实在受不了那个紧张劲”、“读书太苦”,他就辍学回家。既不愿在家种田,又嫌外出打工做的事“太贱”,“是给城里人干下活”,就弄些蔬菜水果之类的去贩卖。父母为了延续阮家的香火,早早地就让他结了婚。所以这阮军虽然才31岁,但已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和一个八岁的儿子。尽管管成了家,又有了儿女,这个阮军从来没有家庭观念,还是如以前那样潇洒自在,吃喝嫖赌样样来。妻子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农村女子,每每劝他几句。阮军立刻就会瞪起眼睛,老大的巴掌扇过去,甚至拿扁担、拿板凳,拿到什么就是什么,朝妻子打过去,砸过去。久而久之,妻子再也不敢说什么,任他胡作非为。尽管如此,妻

子再也没有想到,还有更大的屈辱在等着她。

那一天,阮军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喝酒,扯着扯着就扯到女人身上去了。两人乘着酒兴,居然突发奇想,要换老婆玩玩。第二天,阮军就找那人,商量怎么换。那人说,那是讲讲玩玩的,哪能当真。这个阮军非要人家兑现承诺。俗话说,物以类聚。阮军的朋友基本也是一路货,当场也就拍板同意了。回到家里,阮军对妻子说:今天晚上你把小孩子送我妈那里去,某某要到我们家来,你陪他玩玩,跟他睡一觉。妻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世上还有这么荒唐的丈夫,要妻子陪别的男人睡觉。阮军一见妻子不情愿,立刻发火,他妈的你听到没有,你又不是大姑娘了,怕什么。也许是迫于阮军的淫威,也许是出于对阮军的报复,阮军的妻子很顺从地听了丈夫的命令,阮军的那个狐朋狗友得偿心愿,美滋滋地走了。

这边阮军到了那个朋友家,对方的妻子坚决不从。她对阮军说:你快滚,不然我就喊人了。阮军生怕惊动了邻居,只好怏怏地离开了。他走在路上越想越气,觉得自己吃了天大的亏。他就近借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,又回到那一家门口,假装说刚刚把东西丢在人家了,骗开了门,用刀胁迫着那个女子,把人家强奸了。他这边前脚刚走,那个女子就报了警。当阮军被捕获的时候,这个流氓加法盲居然还大叫,我们换老婆睡觉,大家都同意的。怎么能说我是强奸呢。看着他那副愚昧的样子,抓他的民警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甚至到了法庭上,他还是气呼呼地认为自己吃了亏,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,很冤

枉。要判应该他的那个朋友也判个强奸罪。

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加蠢蛋,再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构成了一个滑稽而可笑的故事,一时传为笑谈,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。事情传开以后,阮军的妻子觉得再也无法见人,于是坚决和他离了婚,跟了一个外地人嫁到远方去了。

挑衅不成,他只得悻悻作罢

被投入监狱服刑之后,阮军依旧是劣性不改。就说早晨起床吧。他睡懒觉睡惯了,要他六点钟就起来,那不要跟他的命一样。别人已经洗漱完毕,排队到食堂去了。他才磨磨蹭蹭地刷牙叠被子。管教干部专门为他到时间不起床的事开了一个全体犯人大会,要他自己谈一谈。起初,他还嘴硬。后来,许多犯人都看不下去,纷纷指责他,他才不吭声了。后来,专门派了两个力气大的犯人在起床时负责拖他起来。起床的铃声一响,掀了他的被子就把他拉起来。就是这样,有两次稍一疏忽,他还是迟到了,没有吃成早饭。干部要带他到伙房补一餐,他满不在乎地说:不要紧,老子过去经常不吃早饭,到12点都不饿。居然就不去吃早饭。但是他忘了一点,过去不吃早饭是躺在床上睡懒觉;现在可是要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。到了10点钟,他就饿得很难受了,还不好意思对别人说。几次一饿,他也就按时起床了。

再说训练。两个多星期下来,每天都是集合、看齐、报数,正步走、向左、向右、向后转,换点花样就是慢跑,喊几句一二三四,又苦又累又乏味。稍一走神动作

不对了,发令的人还要讲,干部还要批评,别的犯人也对你侧目以视。这使一向散漫惯了阮军感到非常不舒服。民间有俗话说,买柿子——拣软的捏,刨不动冬瓜刨茄子。这阮军不敢公然对抗管教,不敢不参加训练,他就转而把怒气发到喊口令的张拥军身上。他想,同样是犯人,凭什么你喊口令我要听你的,你发几句话我要折腾半天。于是,他就故意捣乱,讲一些怪话,还故意让张拥军听到:喊的什么×口令,像驴子叫一样,比他妈的猫叫春还难听。哪知道张拥军听到以后,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一下,阮军更神气了,以为张拥军怕了自己。

那一天,张拥军等人正在打篮球,阮军也硬冲上场,把另一个犯人挤了下来。他打球时故意做了一些小动作,来欺负张拥军。张拥军都像没事人一样巧妙地避开了。直到有一次,张拥军带球晃过了阮军的防守,跳起投篮。阮军张牙舞爪地扑过去——那哪里还是盖帽,那简直是连人带球都要抱在怀里。也不知张拥军是怎么闪避的,阮军球没扑到,人也没碰到,自己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。在场的犯人后来学给我听,就说“扑通”一声,像一个大麻包撞在地上的声音。那可是水泥球场啊。阮军在地上愣了片刻,爬起来就朝张拥军的颈子叉去。张拥军的反应更快,一下子几个连锁动作就把阮军的手别到了背后,单腿跪地。张拥军一边牢牢地扣住阮军,一边说:打架,你还早着呢。不过,监狱里不准打架,你不怕,我还怕背个处分呢,又在大会上检查,那多丢人。你要不服气,我们向干部报告,随你怎么打,算是体育比赛,锻炼身体。说

着,他的胳膊又加了点劲,阮军的头便向前痛苦地倾斜下去。到快触及地面的时候,张拥军突然把手一松,两手拍了拍,没事人一样地走了。

以后,尽管阮军在背地里发过几次狠,但是,他终于没敢提“体育比赛”的事。

他被“请”进了禁闭室

集训结束之后,阮军离开了人监队,被分配到劳务监区。这个监区犯人的劳动主要项目是加工无线电原件。加工的工艺很简单,劳动量也不大。监狱机关按照中下等的工作水平和加工速度,划定了一个定额。按道理,阮军完成这个定额并不困难。但是,他好逸恶劳,自由自在惯了,现在要他坐在这机器旁,每天进行着这重复的机械劳动,他又受不了了。他干一阵子,要歇一会,要找人吹吹牛。但旁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干活,没人理他。他就经常以上厕所为理由,出去透透气。这样一来,他的定额就难以完成了。不要紧,他有他的主意,他经常在别人离开的时间把人家加工好的成品偷过来。

这是一个很大的加工车间,许多人围坐在一起劳动。虽然没什么人说话,但任何人的举动都很难逃过别人的眼睛。阮军的行为很快被举报了。他又一次被叫到全体犯人大会上作检查。尽管他的脸皮很厚,但他还是恼羞成怒,找个理由和那个举报人打了一架,把人家头都打破了。结果就是,他被送到了严管队。

在严管队,他干脆破罐子破摔,和犯人吵,和管教干部吵,一副天不怕地不怕,你奈我何的架势。这样,他终于被“请”进了禁闭室。

柳堡著

江苏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记述了罪犯的犯罪过程及其在服刑改造的基本情况,在平凡的讲述中,让人们了解监狱、对罪犯在狱中的生活和有关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进而对人们进行法制教育和规诫警示,劝告人们远离犯罪;同时,亦可让善良的人们认识形形色色的犯罪,增强自我保护意识,尽可能地免遭伤害,把犯罪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小。

[上期回顾]

汪玉生自杀被送进医院后,管教干部找到了他的子女。在管教干部的说教下,子女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——父亲之所以会犯下这个丢脸的罪,其实也和他们子女平时对他的关心不够有关。想通了以后,他们先后来到监狱看望父亲。汪玉生终于放弃了想死的念头。

501室的女主人头部浸在装有沸水的玻璃容器中

2

悬疑小说

501室内的女尸

麦涛眼前一片眩晕,伸手徒劳地抓住楼梯栏杆,想让自己不至于倒下去。有只皮鞋落在背后,他的手松开了栏杆,向前摔去,头重重地撞在门把手上,顷刻间,额头涌出鲜血。

“谁啊,是谁?”502室的主人还在询问。“我……”麦涛半倒在门上,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么一声,就昏过去了。身后那只皮鞋,并没有放过他,对准他的脑袋,又猛踩了几下。直到502室的主人打开房门,那人迅速冲下楼道。

而502室的主人,看到了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脸孔:那张脸上被说不清是血还是什么深色的液体涂满了,甚至还在不停地流动着,只有两只眼睛恶狠狠地散发出狰狞的目光。惊恐之余,仅那一瞪,房主人不免魂飞天外。

麦涛的半个身子,无力地瘫软在地板上……

“麦先生,您没事儿吧?”502室男主人扶起麦涛,一面吩咐老婆,“快去拿些纱布来,麦先生被人袭击了。”

“我……没关系,”他总算恢复了知觉,“先打电话报警。”

“好,好,”女主人拿来药箱,马上放在一边,向电话跑去,半路上又停了下来,“麦先生,要不要给您先叫急救车?”

“不,我还好!”他挣扎着站起来,“是501室出事了。”……

501室漆黑一片。两个男人摸了半天也没能找到开关。麦涛打着了火机,小小的火苗跳动着,眼前几米的空间被照亮了。

“别碰任何东西,”他吩咐道,随后和隔壁房主一起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

空气中弥漫了奇异的,味道,

似乎不是血腥气。房间里还有某种动静,不知道是从哪儿发出的,只是不断地“嗒嗒”作响。

借着火光,两个人慢慢地往里挪动。对于这个房间的格局,因为大同小异,他们总算还是有些了解。麦涛用后背轻轻碰开房门,进入卧室。

卧室里一片混乱,地上散落着很多杂物,远处的床铺看不清楚。两人提心吊胆地走了过去。

有什么东西,在麦涛的脚下咯了一下,他赶紧低头去看,是一些玻璃杯的碎片,最开始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。

此时,打火机已经很烫,只是麦涛仍浑然不觉。

两人来到床铺前,鼓鼓囊囊的一大片,什么都不清楚。那个男人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。麦涛发现这灯光相当昏暗,房间里的一切,在幽幽的灯光下,似乎都有些扭曲了。

床上没有人,过了足足半分钟,两人都不敢探头往床下看。麦涛忽然注意到床边有一些血迹,这些血迹一直向外延伸。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们只得沿着血迹跟过去。影子投在墙壁上,形成了歪曲的图像。

在过道的右侧,也就是所谓的门厅,一扇门前,这血迹中断了。麦涛恍然发现一个先前忽略的问题:那“嗒嗒”的响声,好像正是从这扇门后传来的。

因为超出了卧室台灯的照射范围,这里又是一片昏暗,他不得不再次打着火机。

门后面的情形模糊地投射出来:这是厨房,有什么东西似乎正在动,响声也变得清晰起来。与此同时,两人都看到厨房操作台边有一个人形。他们相视一眼,赶忙大步走进去。

“王小姐?您……”麦涛的

话,吞在喉咙里,惊恐得永远不可能再说出来了。

火光映出了这样的景象:一个女人趴在操作台上,脖颈处有一圈青紫的痕迹;她的头部,浸在某个玻璃容器中;这容器里装的水,经过加热已经沸腾,不断蒸腾的水面,顶得容器半压上的盖子发出“嗒嗒”的响声。

随着光线的作用,或者是动态水的折射影响,那女人的头发扭动不停,她早已肿胀的脸孔似乎也跟着不断晃动,凸起厚厚的双唇半张半翕,就好像头部朝下的金鱼,一个劲儿地对着玻璃缸的底部吹着泡泡……

碎玻璃杯上有块唇印

尖刻的警笛,轰鸣声不绝于耳。“帕萨特”上走下来一个中年男人,大约四十岁光景。身穿整洁的米黄色衬衫,领口大大咧咧地向外翻开。粗壮、强势是他给人的第一感觉,紧接着又难发现他炯炯逼人的目光,连同下巴上草草刮过,却仍然遗落下来硬硬的胡子茬。还有一个细节,多少和这人的威严形象有些格格不入:他的头发,因为长期操劳,早就开始拔顶,因而发迹线便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大大的“M”形。“麦当劳叔叔”的坏脾气和他的干练一样,是出了名的,然而另一方面,也正是这两点,才不愧于他身为重案刑侦队长长的头衔,人称“刘头儿”。

刘头儿一从车上下来,就马上有刑警跑过来,“队长,孙法医正在检查尸体,您跟我去楼上看吧。”

“嗯。”刘头儿哼了一声鼻音,忽然又想到了什么,“啊,对了,麦老师怎么样了?”

“小陈已经送他去医院了。”

刘头儿没再多说话……

与所有的房间不同,出事的501室内,尽管警察们忙碌纷纷,气氛却很平静。

刘头儿已经进入这房间,他先是走进了厨房。尸体被仰面平放在地板上,法医孙靖蹲在旁边细细检查。

一眼,刘头儿只看了一眼,便油然而生了烦躁的感觉。为了不打扰法医的工作,也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过于愤怒而失去控制,他又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多少年了,他目睹各种惨状多少年了,却依旧没能对此形成免疫。这倒不是说他们仍然会感到恶心,他只是感到愤怒,接着就是悲哀。会不会,正像那个人所说的,他骨子里并不适合做这个职业?

有年轻人捂着嘴从他身边跑过去,他明白,那是去吐了。刘头儿走进卧室,这里已不再像麦涛初进时那么恐怖——所有的灯都打开了,可仍然让人感觉不安:床上的薄被乱糟糟地堆放着,地上也散乱了很多杂志和书籍,一道血迹延伸至刚才看到的厨房门口,有两处地板上做了标记。

有位警员走了过来,手里提着两只塑料袋。“刘队,这是在地板上发现的杯子碎片,上面沾有血迹。”

他把手袋子接过来,迎着灯光眯起了眼睛。上面看不到指纹……等等,这是什么?在某块碎片的边缘,他看见另一种油渍形状,好像是一——唇印?那么,这会是谁的唇印,被害人,还是……凶手?

刘头儿在标识杯子碎片的红圈边上俯下身,他看到了少许不规则的血迹发散图形。难道说,这个杯子当中盛的是,血液?

刘队不解,起身去看刑警手中的另一件东西——是张照片,这显然更能勾起刘头儿的兴趣。照片的背景是某处的街道,有点

儿似曾相识的感觉,细细一想却又没了概念。照片上有两个年轻女人,左边的那个,头部用红色油笔画了个圆圈。从体态上来看,似乎就是刚才看到的被害人。

照片背面也有点血迹,当然,也还有品牌标志“AGFA”。“A……G……FA,什么牌子?”刘头儿不知不觉念叨出来。“德国相纸,”有个声音在背后响起,“中文译音是‘爱克发’,在北京并不很常见。”

刘头儿顺着声音转过身,站在面前的是孙法医。

“哦?你知道这牌子?”

“嗯,我的父亲是摄影爱好者,他说虽然国人最熟悉的柯达、富士,还有我们国产的乐凯。但德国的相纸,不论颜色还是颗粒的细腻程度反而更胜一筹。所以,我也听说过这个品牌。好了,不说这个了,向您报告一下我的发现吧。”

“好啊。”刘头儿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,可是越听下去,勉强露出的笑容也就越发僵硬。

“死者最先被人勒住喉咙,然而却不是慢性绞杀致死,一个很残忍的事实是,在这之前,她的舌头已经被别人割去了一部分。正因为如此,那半截舌头才会猛然向里面卡过去。即使舌头不能完全缩回去堵住喉管,大量涌出的血液也会达到类似的目的。也就是说,她被自己的血给呛死了。除此之外,死者左手的中指齐根儿切断,可能也被凶手带走了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凶手将被害人的头部,放进了滚开的沸水,发现的时候,已经煮了十几分钟,这是照片。详细报告我解剖后交给您。”

刘头儿顺手接过来,头部的特写。他盯着看了两秒,心里不是滋味……



艾西恩著

接力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宁静。夜晚。几位年轻女性先后倒了下去。凶手线索:一个健壮背影。一根结实的绳索。除此之外,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线索——除了几张老旧的生活照片。在那几张仅有的线索照片上,除了受害者,还有一个化名肖影的女孩。她是谁?她是凶手?在哪里可以找到她?……

[上期回顾]

麦涛是一位生活单调的老师,有空的时候他会为警方分析案情。一天晚上,上完课回家后,隔壁的大婶告诉他这个月轮到他去收这栋楼的水电费,疲惫的麦涛只好去收。就在他到达第一间要收费的501室时,麦涛听见里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,接着他一根棍子砸在后脑上。